

## 打麦场上的向往

□杜新萍

小时候,村子周围是一圈打麦场。每年夏初,麦子刚结粒,下一场雨,打麦场上拉碌碡的声音就响成一片。碌碡,又叫石碾,石头做的圆柱形,很重,拉起来很累。负责拉碌碡的都是父亲,帮忙撒麦糠的都是母亲。轧场一般不用小孩,尤其不用女孩。但是,我家就父亲一个男的,拉累了也会向我招招手。我是老大,责无旁贷,父亲一招手就自觉走过去,拉起父亲系上的另一根绳。母亲总会心疼地在我肩膀上垫一块毛巾,隔着毛巾,绳子就在我的肩膀上勒着,似乎勒到了骨头上,火辣辣地疼。碌碡一圈圈地转,直至麦糠轧进土里,脚下的地渐渐结实平整。绳子在肩膀上越勒越深,压着的皮肉渐渐红肿,我从来不哭。有时候二妹也帮忙拉,她年龄小,常常一边拉一边哭。拉两圈身上就出汗,二妹下巴上滴下来的汗和眼泪就混合着落到脚下的土地里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父母都不说话。

## 追索向往之路

□王梓

自我学双排键时起,便向往登上舞台。那时我不曾想到向往之路不仅不是坦途,而且走起来极艰辛;然而再回首收获颇多,感慨万千。我学双排键较晚,是班上年龄最大的。内向的性格使我一直停留在弹奏而非演奏的水平。老师说我弹琴像木偶,没有感染力。也正因此,其他同学轮番登台,我却在前两年一直无缘舞台。为了心中的向往我努力改变,但离登上舞台还相差甚远。直到一次双排键比赛。在准备比赛时我为自己的弹奏没有感染力而苦恼,却苦于无法突破。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镜中的自己,惊觉老师比喻恰当,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只有将自己完全释放出来,呈现给观众的才是恰如其分的表演。比赛的日子来临,坐上琴凳时我

麦场轧好了,太阳一晒,坦荡如砥。晚上,凉风习习,比家里舒服得多,大人小孩吃完晚饭,都搬个板凳,去场上凉快。我家姐妹多,我常常扛上领席子去场里。席子一铺,可以躺着,很多小孩在场上追逐。我一般都躺在席子上,听别人说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晚上没有娱乐活动,大多数人就上场拉呱儿。人多,拉呱儿的内容也丰富,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不爱听爷爷奶奶们拉今年的收成什么的,也不爱听婶子大娘们拉东家长西家短,我就爱听老师们拉谁谁谁考上学吃国库粮拿工资了。农村女孩,考不上学就得早早订婚,给家里挣点彩礼。邻居姐姐,刚18岁,为了给哥哥换个媳妇,嫁给了邻村30多岁的瘸腿老光棍,天天挨打,成天哭着过日子。我躺在打麦场上,望着遥远深邃的夜空,那里有皎洁的月亮,传说月亮上住着自由自主不用考虑吃饭问题

很紧张,身体又僵硬起来。虽然我发挥得不如预期好,但我的进步还是被老师看在眼里,她对我的表扬增强了我的自信。日后露天音乐会上常出现我的身影。我在不断登台的过程中累积经验学习成长,不知不觉我的演奏能引起台下观众的响应了。彼时我认为追索向往之路不过如此,谁知更大的拦路虎还在后面。因为表现突出我不断跳班,最终进入最好的班学习。随着学习的深入,乐曲的难度逐渐增大,练习不再轻松,而要付出更多。可即便如此总有瑕疵搅扰我,令我不满意。暑假虽学习任务繁重,但我每天坚持挤出四个小时练习。持续快速高强度的练习使我的小腿肚抽筋,脚尖与脚跟疼痛;每次全身心的练习使我汗流浹背,甚至热到中暑。记得有一

老家的田野去耕耘。是我现在的老伴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,让我坚持到高中毕业进了吃饭穿衣都不用自己发愁的部队航校。凭着一颗感恩的心,我努力实现了自己的“向往”,把我的一床旧军被和老伴当时的一床大花被搬到了一起。我觉得这是天赐良缘。第二个实现的是我要当电影放映员的“向往”。孩童时期,看电影是天大的乐事,而万众瞩目的电影放映员就是堪与孙悟空比肩的英雄。因此十几岁的我就向往要当一名电影放映员。196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进入铁路部门当了工人,不久,铁路俱乐部的领导发现了我的文艺创作与演出特长,要调我到俱乐部工作;当时没有转干指标,就暂时以电影放映员的身份安置了我。这样,孩提时的“向往”就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地实现了!第三个当一位作家的“向往”实现得难了一些,但是在自己不懈的努

的女子嫦娥,那里也有数不清的星星,传说那些不知名的星星上住着像神仙一样神奇能干的外星人。我不羡慕嫦娥,也不羡慕外星人,我只羡慕,考上学后不用拉碌碡,不用大热天去割麦子去锄地,女孩不用去换亲的生活。长大后才知道,当年我向往的,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。割麦子的时候,天已经很热。同学们在教室里学文化,我跟着父母热火朝天地战斗在麦地里。干完活,再去上学,我把落下的功课自学一遍,照样跟得上。除了考学没有别的路走,你会不会不好好学?我初中毕业时,邻居姐姐喝了农药。她父母满地打滚地哭。父母问我:考师范好不好?我点点头。读师范开始国家就给生活费,毕业后国家还给安排工作。我终于吃上了国库粮,不用走邻居姐姐命不由己的路。

部分全是十六分音符,而且极快,我练了一个晚上,仍含混不清且离标准速度相差甚远。心中的烦躁随着时间流逝剧增,压抑已久的怒气在妈妈催我睡觉时爆发了。我边流眼泪边向妈妈宣布练不好就决不睡觉!妈妈什么也没说,只默默地将我发疯时扔在地上的书放回原处,然后坐到床边陪我练琴,直至凌晨两点大功告成。我知道,那晚的月光一定不是冰凉的而是温暖的,妈妈让我知晓了只要平心静气锲而不舍,再大的困难也能攻破。那个暑假我参加了国际性双排键大赛,凭着六年刻苦的练习,多次的登台经验,以及老师与妈妈的鼓励,我获得了二等奖。双排键——我的至爱,一经相遇便矢志伴其一生,尽管这条追索向往之路永无尽头……

力下,还是于1986年得以实现。那一年我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,因为创作的小小说《镜子》,还专程去西安领了铁道部首届《汽笛》文学奖。虽然从业余到专业又走了一段艰难的路,但是最终我还是在退休后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专业作家。如今七十岁的我还有许多“向往”,譬如出版第八本作品集,整理编辑一本自己作品的精品集等。老伴说,这么多年了,别想那么多了。那意思是:老了,好好活着就行了。我说不行。人老了也不能没有“向往”,万一实现了呢!

## 就做这事

□庞洪锋

我不是聪慧的人,胆儿小,性格固执,不乐于和人沟通。更不善和领导交友。至于向往嘛——我曾酷爱乒乓球,向往成为庄则栋、徐寅生、张燮林样的专业运动员,“文革”,向往成了泡影;我向往赚大钱,炒过股;我向往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儿,夜深人静,自己去无人的旷野喊叫;我向往写的钢笔字和当家子庞中华样,练炎暑、练三九,练得手指上起了茧儿;我向往有文凭,向往会门外语,向往脑袋瓜聪明过人……一晃,到了人生边缘,想想一个一个的向往,或不好意思,或羞答答,或明白了那幼稚等等。有一个向往,我至今在路上。

2015年12月24日,齐鲁晚报记者来家。她问我,第一次发表文字是哪一年?那是1980年春节,山东计生报和省电台联合举办春节有奖猜谜活动。这个春节,我是捧着成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度过的,一页一页地看,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谜面寻谜底。猜完后邮去答卷。之后就忘了。过了大约二十多天,我突然收到一个大挂号邮件。打开一看,是本家庭日用大全。我得奖了。这是奖品。就着高兴劲,随手写了篇《得奖之后》,发了出去。半个月后,我又收到一个大信封,打开看,是两张报纸。还有一封信,信上说:洪锋同志,你的稿件见报了。这几个字,我盯着看了十几分钟。我急急地翻阅那报,在第二版上我看到自己的文字,甬得多兴奋了。我悄悄得意了半个多月。同年十月,我考入聊城师范学院夜大,学中文。1991年7月,考入聊城师范学院函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习。这年,我37岁。都是自掏腰包。自此凡文学史涉及的书,我基本或精读或泛读或浏览过一遍。明白了不少理,弄文字的兴趣愈发浓厚。

2003年内退后,我每天去聊城大学图书馆或新华书店呆半天。2011年6月,我57岁半,学电脑打字。自此,每天写稿发邮件。月月有文见报。今年,见报十六篇。受我的影响,老伴和儿子也拿起笔,作品也时时见报。前几天收到此证。庞洪锋家庭: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特此证以资鼓励惭愧!

（文学博士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）  
命题嘉宾 施战军

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含泪撒种的,必欢呼收割

命题嘉宾:郭本城(文史名家柏杨先生长子,现任柏杨文创执行长。)

命题说明:你是否曾经为了理想的美妙,孜孜不倦,用努力奏响人生乐章激昂的旋律;你是否即使身处困境,仍含泪追索,为了生命的本真,百折不挠,忍辱负重……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唯有辛苦的付出才会有丰硕的果实。是否“含泪撒种”之路让你久久不忘,而“欢呼收割”的瞬间又让你感慨万千,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xz@163.com